經韵樓集

金壇段玉裁若膺

周禮漢讀考序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

為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為有言讀如某讀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為以別其義當為者定為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為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為凡言讀為者不以為誤凡言當為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為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韵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者

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諸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詒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衛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

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諭聽者漢四百年間憭然眾著魏李登以成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厓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乾隆癸丑十月自金壇避橫逆寄居蘇州之期歲也

書周禮漢讀考後

爲此書時方受横逆之害自謂大段無誤也錢唐王生國章於嘉慶戊午刻成偶一復閱則已有未確處如輪人注云廉絶也輒疑絶當作胑抑知廉同熑火絶也記文之外謂火内謂火所熑處旁謂火所不熑處㮏謂橋𦡱謂暴橋暴見雖弊不蔽條其外火雖不絶而熑處無虛秏不熑處無朕起此用火之善也說文云熑火熑車网絶也不善讀之疑是將車网燒斷故欲改爲胑字今按熑訓火絶正與㻏訓小水中絶同意改胑非也又大司馬鄉以州名注云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惠天

牧氏據廣韵一東下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疑人是賸字愚初疑東鄉爲人即左傳向爲人而未得其證今按左傳文七年正義云世本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是則左傳鱗矔世本曰東鄉矔左傳鱗朱向帶向爲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鄉爲人即左傳向爲人無疑鄭注必出世本廣韵引世本奪人字耳因記於此以見古書難讀捜討無盡倘大雅讀此書糾正其繆誤以教誨之愚所翹企以待者也已未八月

某讀爲某誤易說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春云鉏讀爲蒩蒩藉也書或爲蒩謂鉏一本作蒩糸謂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此文義極明蒩訓藉與說文解字蒩茅藉也正合今本改云蒩讀爲鉏鉏藉也則不可通蜮氏下士一人徒二八鄭司農云蜮讀爲蟈蟈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糸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弧與此文義亦極明說文解字則不用先鄭說謂蜮又作蟈短弧也今本改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則不可通土訓鄭司農云訓讀爲訓謂以遠方

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糸謂能訓說
土地善惡之勢此文義亦極明夏官訓方氏注亦云訓道也今本改
訓讀爲馴則不可通司服希冕鄭注希讀爲黹或作絺
字之誤也希冕者刺粉米無畫也此文義亦極明與皋
陶謨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見尚書正義正合廣韵引祭社
稷五祀則用黹冕今本改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
也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詞几爲依神也鄭注詞之言
同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改同之言詞以易識之字更爲
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道里悠
遠山川諫之郭注諫音閒是即讀諫爲閒明古假借法

也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閒可證今本作閒音諫則非（呂氏春秋卷一仁所以行大義高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正文作忍注作忍讀曰仁行之忍也則不可通）西京賦烏獲魟鼎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魟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字从扌見毛詩盧令鄭箋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權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又譌舛而不可通巳上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嗣又用巳改之正文改注如改經文之鉏爲耡則注鉏讀爲耡不可通乃又妄改云耡讀爲鉏是也於是如跋盭如首尾衡麼字與義不謀上與下不貫矣自陸德明作音義之時巳襲此誤本而不省

願治古文者於此等留意焉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爲疏者每卷標題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次云鄭氏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鄭君本書但云禮無儀字可攷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云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韋昭曰言三百者舉成數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亾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云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禮十七篇也不云禮云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

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目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千也（賈疏師古漢書注皆云威儀三千卽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經禮爲禮儀易曲禮爲威儀者凡禮皆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偁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禮鄉飲酒禮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偁儀禮攷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具十三王傳曰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云

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說文序曰其偁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禮也說文全書如觶下引鄉飲酒禮芇下引公食大夫禮哲下引士冠禮堋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鼏皆曰禮無儀字景十三王傳周官禮禮記竝言則爲三說文序但言禮周官則禮字實包禮禮記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議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順故猶訓詁也按此小戴禮謂小戴之十七篇

鄭目錄云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爲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爲十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偁禮不偁儀禮甚著至鄭君本傳曰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中候乾象厤按此不應遺周禮疑儀禮禮記四字乃周官禮禮記五字轉寫之誤劉子元引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注此儀字恐亦子元意增釋文序錄曰漢與有魯高堂生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按云卽今之

儀禮可見古不偁儀禮儀禮二字蓋因記云威儀三千者謂禮經故冠儀於禮使偁說較便大約梁陳以後乃爲此偁蔚宗在宋時但云禮而已賈疏陸釋文雖沿俗偁而唐之學士固有但偁禮經者如顏師古注景十三王傳曰禮禮經也張參五經文字摘取十七篇之字凡三十三皆云見禮經至唐元度九經字樣則兩云見儀禮矣按十七篇標題當刊去儀字但存禮字乃與鄭本書合開成石經未是也

又按鄭君詩采蘩箋引禮記主婦被裼少牢饋食禮文也而郭氏注爾雅釋言引禮記扉用席釋詁注引妥而

後傳言有司徹士相見文也釋草注引苴麻之有蕡者喪服傳文也郭氏皆系之禮記此等皆因單言禮字恐人岐惑故謂之禮記亦可以見東晉時尚不云儀禮矣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聘禮記辭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對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凡八句十二字唐石經作對曰非禮也敢辭宋本嘉靖本皆如是張淳識誤獨引疏云辭謂賓辭主人荅謂賓荅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證句末無辭字說不可易經傳通解以後各本皆從之考黃孝廉丕烈所藏宋刻單行疏本果同張說今注疏各本經則敢下無辭字疏則介在旁曰非禮也敢辭淺人增辭字也凡治經經典多用叚借字其本字多見於說文學者必於爾雅傳注得經義必於說文得字義既讀經注復求之

說文則可知若爲叚借字若爲本字此治經之法也此經注云辭不受也因上文辭無常辭多則史辭苟足以達三辭字皆爲文辭恐其相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禮醴辭曰醮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當作辤說文辛部曰辭說也今本譌訟說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又曰辤不受也从受辛受辛者辤二字分別畫然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則爲假借此經二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禮之加非禮之問必咢咢不阿乃爲稱職主人施以非所當施則辤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敢受乎主人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

其辭曰所以語使臣者非禮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文四年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此亦辭字又不荅賦此便有辭曰非禮也敢隱藏在內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經文發其凡例周公之成法也左傳爲其故實史書之舊章也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與對畫分二事唐石經剩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不謂辭𨚗也左傳所載如昭元年趙孟辭五獻之籩豆昭二年叔弓辭晉郊勞又辭晉致館文十二年秦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荅主人三辭昭六年季孫宿使行人辭加籩又對韓宣子僖九年齊桓對毋下拜襄四年穆叔對行人子員之問襄三十一年子產對士文伯之讓昭十六年子產對韓宣

子貢環之請昭元年子羽辭公子圍之以衆逆女伯州犂對子羽襄二十二年子產對徵朝襄二十五年子產獻捷於晉對晉人三問定四年申包胥對秦伯之子姑就館宜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不必皆聘事而大致無不合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

且字攷

且字見儀禮者四見禮記者四見公羊傳者三疏家多不得其解今按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葢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云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云伯某當重一某字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

又士喪禮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
曲禮有天王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又檀弓魯哀公誄
孔某曰烏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爲之諡又雜記
陽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玉裁按特牲篇某子之某
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
且字言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
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令各
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轉寫之誤又公羊傳宣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又公
羊定四年劉卷卒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云

劉卷氏釆不名且字按氏釆者謂劉也不名且字者不書其名但書其且字謂卷也注又云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按官者謂經之宰氏者謂經之渠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見其爲老臣也公羊注三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禮無不合如是禮記坊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云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當重一子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或曰士冠禮三醮辭曰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然則冠而字之

固稱伯某甫矣何言乎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也曰伯仲叔季定於天者也昭告爾字必連舉之而不以爲五十以前之常稱五十以前但稱某甫五十乃稱伯某甫也或曰少牢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此何說也曰其說在左氏穀梁氏矣左傳隱公七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命之以字（句絶之字依少牢注補）爲展氏按衆仲以謚族合一之理對公諸侯之於大夫也命其以字爲謚又命以謚爲族然則族於謚即族於字也春秋大夫氏於字者皆以字爲謚者

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展其字也展之卒在春秋前當以展爲謚矣故於此命卽以爲氏也今本史記集解引鄭駁許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氏乃聲誤耳而朱晦翁陸貞山傅士凱顧亭林陳芳林皆是此誤字謂作謚有誤如其言則鄭云族者氏之別名左傳旣云爲氏矣因以爲族四字不成贅語乎魯哀誄孔某曰嗚呼哀哉尼父注云誄累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夫仲尼字也單言尼甫且字也以且字爲謚則孔子謚尼父矣其子孫雖氏尼可也子思不氏尼者公命以尼爲謚未命以尼爲氏也孔子謚尼矣故漢封孔子後爲

襃成侯追謚孔子爲襃成宣尼君不敢捨尼爲謚也春秋經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曰孔父字謚也字謚云者謂以字爲謚孔子固氏於祖謚也今本穀梁作孔氏父字謚也衍一氏字尚可通乎今人但知氏於字而以字爲謚之禮尠有知者杜注左傳失其句絶諸侯以字爲句爲謚因以爲族爲句不學之過也穀梁曰孔父字謚也又曰南氏姓也句例正同氏姓者以氏爲姓

少牢疏云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云適爾祖某甫是也玉裁按此可正今本士虞注之誤字

鄉飲酒禮注疏且字俗本多誤作其序鍾人傑本嘉靖本單行疏本不誤　士喪禮注某甫且字也嘉靖本且誤作其他本李如圭鍾人傑本皆不誤　檀弓注且字俗本譌作其字今本左傳哀十六年疏引譌作目字北宋本禮記注疏譌作且一字三字惟淳化本左傳疏作且字不誤　至於諸經疏不知且字之義說多不通今可瞭然矣　又按公羊何注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各本於且字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恉因添名字

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年中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据劉卷氏釆不名且字氏釆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　左傳曰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何休膏肓曰仍叔之子何以不名是則何氏駮左氏渠爲名之說故謂渠爲氏糾爲字注中不可增名審矣又鄭箴膏肓謂渠名伯糾字杜元愷云渠氏伯糾名非鄭義

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

經典釋文唐石經初刻皆云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賈公彥疏單行本標題亦云喪服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今各本皆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非古也蓋淺人增此三字因刪去上文經傳二字耳賈疏曰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前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玩賈氏此語知賈氏作疏時古經未嘗有此三字賈氏因人言而傳會之要亦未嘗

妄增於古經傳標題也自唐石經改刻增竄遂使古人
意必之辭成牢不可破之論矣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此謂野人言父與母何別也何算猶何別也疏云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語甚明程氏易田疑算爲尊字之譌此疑所不當疑也偶讀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云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此謂有合謚典則賤與貴無異也顏語正本禮經

夫妻牉合也

牉當作片作半合二體爲牉字此必俗字斷非經所宜有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據此則周禮作判鄭所據喪服亦作判然詳文義則鄭引喪服夫妻半合之文以證已合其半成夫婦之說淺人轉寫有所改竄耳儀禮賈疏單行本云是夫婦半合子[允]生焉是半合爲一體也字作半繼母如母下云繼母配父卽是片合之義慈母如母下云慈母非父片合父卒繼母嫁下云亦爲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片合字皆作片蓋賈氏所據

禮文作片賈以半釋之故夫妻片合本條下兩言半合皆是易其字以釋經用周禮注之說也考諸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叚借字判者亦半之叚借字古三字同音義亦相近禮經作片周禮作判鄭以半釋之謂其字當爲半也禮經言半合周禮但言半者言半則必有合可知也說文本無胖字據集韵二十九換云胖片二形同普半反半也云片與胖同此正謂儀禮經文本作片俗改作胖也又云字林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也然則字林始有胖字可知也片與半同義合之成一

字不合六書之法今本禮經蓋淺人用字林改竄古片
半通用如漢書一片冰卽一片冰讀同判判可證也至若
經典釋文俗本作牉合葉氏所抄宋本作胖合說文曰
胖者半體肉也亦用假借字而義甚近通典引喪傳作
判合皆勝於俗本作牉遠矣考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
不載牉字
周禮酒正疏云夫妻片合與王同體亦是一證　如
淳注李陵傳一半冰半讀曰片蓋片半皆分也毛詩
迨冰未泮古文必作半半者破也必不作泮泮者泮
宮字也古分其合曰半合其分亦曰半

闕中

適博四寸出於衰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衣二尺有二寸注云加闕中八寸今各本經注注疏皆作闊中宋本經注在黃氏丕烈許加闕中八寸作加辟領八寸李氏如圭集釋本嘉靖經注本皆同李云辟領賈氏作闕中然則疏本作闕中後人因疏內多言橫闊因盡改疏闕中爲闊中闕之與闊文義絕殊闕中者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闕去八寸每相闕去四寸也前後共闕去一尺六寸每相闕去八寸也此即深衣所謂曲袷如矩以應方者非闕者正方則領不能方也闕者空也衣

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加闕中八寸得五尺二寸而又倍之謂左相五尺二寸右相亦如是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謂合左右二相之數鄭云加闕中八寸者為計布尺寸張本若加宋本集釋本嘉靖本作辟領辟領博四寸出衰外與衣異材於計衣布尺寸無涉故知作辟領者誤也若今本作闊中亦失其義疏云則與闊中八寸也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又一相闊與辟領八寸又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乜个闊字皆當依李氏所見疏改正作闕今單疏本亦在黃氏丕烈許喪服篇缺佚倘有完本定不誤也李氏於鄭注云

閷中或作闕中謂閷中去中央以安項也語甚明晰儀禮經傳通解引疏亦正作闕中

闕中辟領非有二事闕中者剜去左右共八寸成空闕也辟領者橫剜入四寸而直處不巔斷卽以左四寸摺覆左肩上右四寸摺覆右肩上謂之辟領辟領實而闕中虛共成一尺六寸故注云辟領與闕中成八寸合左右則成尺六寸也辟領非與衣異材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

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

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

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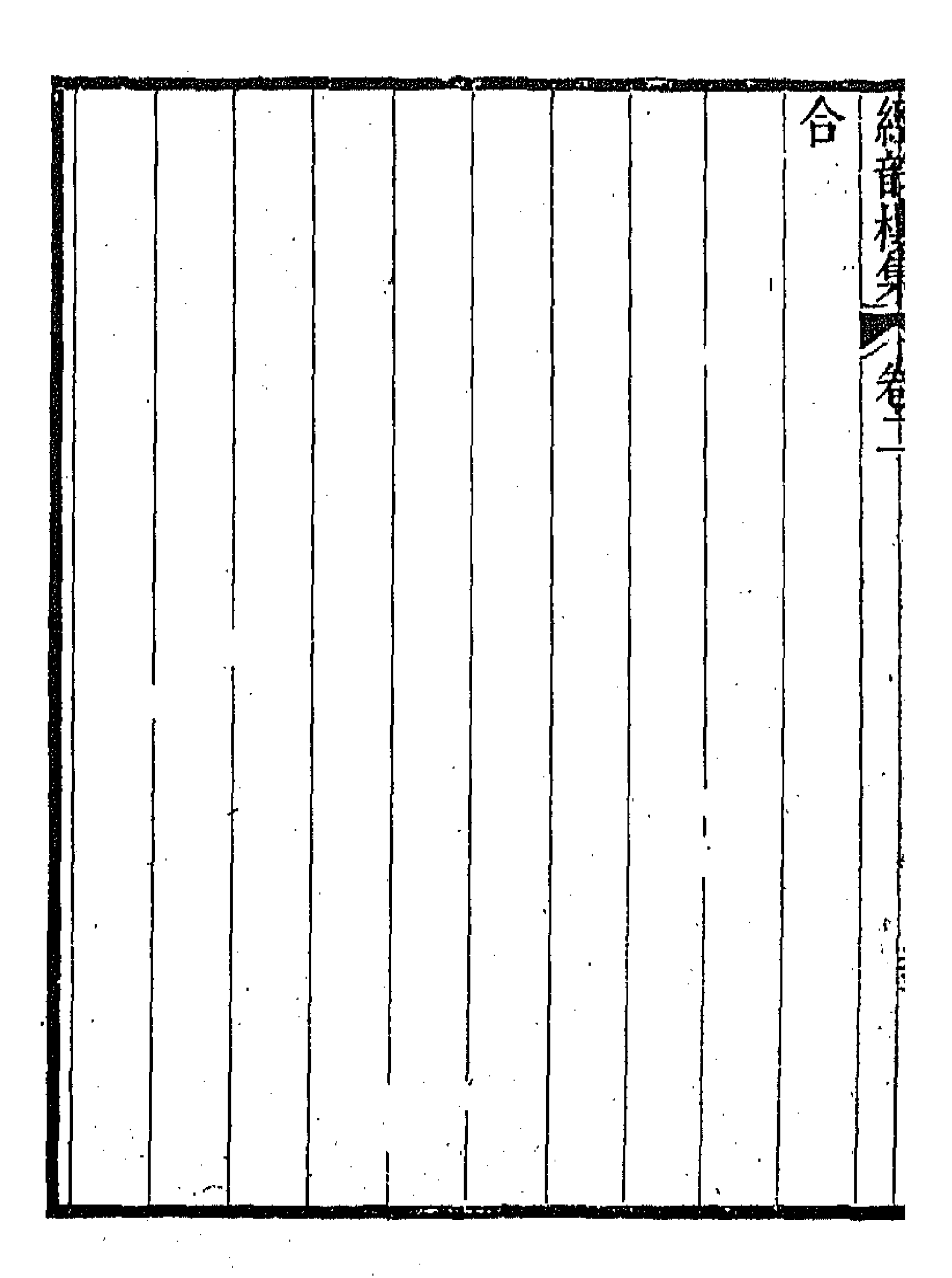
言婦終之也

玉裁按此經脫一字此傳奪一字何以言之據傳云笄有首者則經文笄有首之上本無惡字與折笄首笄上本無吉字同故傳分析笄有首爲惡笄折笄首爲吉笄明兩笄字之不同若如今經有惡字則與傳圜鑿方枘矣但自賈氏作疏時已脫惡字此當刪正者也傳云何

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終之上當本叠婦字屬下句何以言之經先言女子子爲父母婦爲舅姑下乃單言子不言婦故傳發明之終之也者謂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舅姑卒哭以前惡笄有首同也而婦爲舅姑卒哭後仍惡笄有首以終喪不比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卒哭歸夫家而變吉笄惟折其首故經以折笄首專係之子而不及婦喪服小記曰齊衰惡笄帶以終喪鄭注云有除無變卽此傳所謂婦終之也鄭此傳注云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不分別子婦殊制全乖傳意而皆作注時傳文已奪婦字

矣此當補正者也不刪不補則文義皆不明

喪服小記曰齊衰惡笄帶以終喪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喪服小記又曰箭笄帶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玉裁按後一事謂喪服經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也前一事謂喪服傳所云婦爲舅姑惡笄有首終喪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同一齊衰而爲父母則卒哭後吉笄折首爲舅姑則櫛笄終喪在夫家服有分別不同者義至精也禮記正義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子爲母也於喪服經傳不



合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斬衰章曰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經但言爲所後斬衰三年則知一切與眞子同矣故傳約略舉之曰祖父母者爲後之曾祖父母也曰妻者爲後之母也曰妻之父母則爲後之外祖父母也妻之昆弟則爲後之舅之從母也昆弟之子則爲後之舅之子從母昆弟也言此而內親自期以下外親自小功以下可弗覼縷也記云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文近日金輔之程易田乃攷正明析兄弟云者小功緦麻之親作記者亦恐經但云爲人後者斬衰而已讀者

或疑一切未必與員子同故足之曰雖小功緦麻之服一如員子況大功以上有不如員子者乎此記闡經之意也傳之闡經也族親外親兼記之闡經也舉細以賅大其用心一也母有父在父卒之殊必依所後者之在卒爲之故傳必言母也祖父母下其諸尊父母二字歟父母者所後之父母後之者之祖父母也至若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經惟四條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闕姊妹在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闕中下殤緦麻是四條者本親之服盡此矣由其父母而

上之雖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其昆弟其姊妹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所謂絕族無施服也施服則延蔓無制斷而失後大宗之義如為出母期不為外祖父母服其義一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姊妹大功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此所謂親者屬也生我者與同生者而不殊之是不仁也問者曰然則記曰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此何說乎曰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因上下文皆言兄弟寫者遂譌為兄弟耳於其昆弟降一等即經文大功章之為人後者為

其昆弟也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麻屨章爲其父母報一例然則小功章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其姊妹之長殤其必報亦可互見經於父母昆弟未有言報者獨此經記言報何同宗爲後則其父或爲所後者之昆弟之從父昆弟之從祖昆弟之族昆弟均不可定其服或應期或應大功或應小功緦麻而必以期斷者所以厚本親也本親必如其服還之皆不計所後之親疏也假令其父爲所後者之昆弟則於已爲世叔父期固其所也是亦得云報乎曰先王以此爲爲人後者爲本親之期非昆弟之子爲世叔父之期在彼亦本親

爲爲人後者之期非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之期是以云報也親疏之通例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其父母爲之大功不與此一例何也父母之於女子至尊其分定也本親之於爲人後者於其所後親疏不定故報之壹以期也

凡記文皆以補經文之缺故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以此三人小功以下尊降之服尚多不見故以此括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緦麻章但云夫之諸祖父母恐其不能賅從祖父母從母等故以此括之曰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

子兄弟若子以斬衰章傳但云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於全服有未賅故以此括之然則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降一等報以前文但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不言報故此補報字以足之秖重報字嫌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大功而其昆弟或以宗子之故仍服期則失制服之義服例昆弟相爲不杖期昆弟爲宗子齊衰期同一期也假令爲爲人後者不降則服不杖期旣非所以待爲人後之昆弟又非昆弟所以待宗子也假令服齊衰期則又可以待非爲後之宗子而非所以待爲後之宗子故必以大

功相報而先之以齊衰三月乃後昆弟之降服大功
親爲宗子之服玆見鄭注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
降語甚明析據鄭此語知作注時記文固作爲其昆
弟降一等也繼因記中八言兄弟惟此言昆弟因改
其昆弟爲兄弟而賈氏乃以族親釋之矣
按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賈疏云謂支子爲大宗
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如其言兄弟者小
功以下之稱若從父昆弟若世父母叔父母何以不
言及耶倘謂言小以關大更有難行者且如爲後於
從祖父母則本親昆弟之子爲從祖昆弟之子爲後

者當服緦麻依本親降一等則服大功若小功以上本親世叔父母爲從祖父母爲後者當服小功依本親降一等則服大功若爲後者於期以下緦以上紛紛降等不勝其煩傳文記文兩云若子者皆必不能若子以五屬之內必至捨若子之服而服本親降等之服也此施服之斷難行也

然則鄭云嫌其爲宗子不降何以別其爲宗子之大功耶曰鄭言之矣有大功之親者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昆弟之報爲人後者亦如是假令依記文作兄弟是則小功降爲緦麻緦麻降爲

無服而報之者皆當齊衰三月不獨於無服非報即於緦麻亦非報報之字乃無著矣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玉裁按馬說固誤鄭說亦非爲人後者於其姑不服也爲人後者爲本親之服盡於經之四條外此則無服多因於兄弟降一等之語不審其謂字故至異說紛然假令爲姑服則世叔父母豈有不服者況本親父母以上不有祖父母曾祖父母乎服父母而不服祖父母曾祖父母者正如爲出母服期則

為外祖父母無服一例絕族無施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是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有敢降者爲人後者假令服其祖父母其曾祖父母其敢降乎既不敢降則與所後之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成二本並立乎此又必無之事也

瑤田按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經雖四條其餘謂皆不服似亦未安絕族二字疑不可施於本親後大宗以收族葢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絕族目之也出母絕族嫁母繼父爲築宮廟使之祀妻不敢與亦言乎其絕族也

瑤田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兄弟與前後數條同皆指旁親似無可疑記文絕不言五服之制葢五服之制經傳中言之綦詳似不當獨補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一條之報字此記書法建首先錄五服外之厭服以五服之制已盡錄於經傳中矣下

節詳載諸兄弟服之例蓋兄弟服例乃服中之大節目一一錄之令讀經傳者得其要領朋友在五服外皆兄弟也故裳兄弟服及之遂及君所爲兄弟服而室老之服由君差之夫所爲兄弟服而妻之服由夫差之乃及宗子殤之功衰乃及改葬之緦童子當室之緦亦皆裳兄弟及之其服益輕矣乃及妾之爲私兄弟由尊而及卑賤也乃及弔服乃及婦人之髽笄總之制而以衰衣裳之制麻之升數終焉

大功殤服章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樛各本從木惟玉篇手部引喪服傳曰殤之經不摎垂不絞其帶之垂者字從手案從手爲是說文摎縛殺也縛殺者今絞罪近之交部曰絞縊也糸部曰縊經也古以兩繩相糾切死者或謂之經或謂之縊或謂之絞或謂之摎故鄭以絞釋摎云絞其帶之垂者若木下句曰樛於此義無涉玉篇所據獨爲古本也檀弓衣衰而繆經注云繆當爲不摎垂之摎正用喪服傳語疏云摎謂兩股相交也今本禮記注疏亦譌從木宋本且譌不摎垂爲木樛垂矣蓋未成人也依單行疏本作蓋不成也

爲長此謂殤之經不成以見不得冝不容再疊未成人

句摎居蚪反亦力周反

外孫龔自珍校字

經韵樓集卷三

金壇段玉裁若膺

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注曰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無服字宋本今各本皆同惟張淳識誤作庶攷通典引作此無母服無所見也合三本核之鄭注久經傳寫奪誤當云此無母服庶無所見也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其必云公之庶昆弟者正以下文爲母二字庶昆弟之母妾也父在爲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

衣繐縗既葬除之父沒乃爲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其制與嫡昆弟爲母截然不同故必言庶以見之若此章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中無母服何必言庶以見其爲妾子故曰庶無所見蓋此等小功即公之嫡昆弟亦同注又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嫡子亦服此殤也此所以大功章皆言庶小功章皆不言庶也又大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亦皆不言庶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亦皆不言庶其義皆與本條同

而獨於此發注者欲讀者前後互證

大功章注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此謂經下言爲母故上言庶昆弟小功章注云不言庶者此無母服庶無所見也此謂不言爲母故不必言庶二注互脈相通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緦麻章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姑姊妹之說鄭注不誤若如程說主謂在室者適人則不服然則女子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安得有姊在室耶女子出則不爲姪之妻服不爲昆弟之妻服是惟早亾者得在室服之報又不將爲空言耶且昆之妻猶或得在室服之弟之妻其來必在已出之後安有服者耶鄭云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嫁降（依通典此句有嫁字）此語誠是正服小功故長殤降一等緦麻正服小功在室服之出亦服之報亦如是見於禮經者斷非空言也二

十而嫁十九以下爲殤則在室服之小功者少矣曰十五許嫁笄以成人服之服之在室者不少也程氏云傳曰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小功之親焉此併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玉裁按程說殊謬夫之姑姊妹小功自是從服夫爲之期若大功而妻爲小功非從服而何傳之相與同室自主謂娣姒婦娣姒婦之同室久姑姊妹之同室暫故姑姊妹之小功生於夫娣姒婦之小功生於娣姒也緦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此同室之文在娣婦者弟長

也之下其爲主謂娣姒婦明矣宋庾蔚之云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之姑姊妹皆是從服庾說得之晉徐邈云姑姊妹之服出自恩紀非也夫之姑姊妹雖出而必爲之小功姑之出者而必爲姪之妻服姊妹之出者而必爲昆弟之妻服一重夫族一重父族也經文報字似是主謂夫之姑姊妹蓋娣姒婦相爲服如昆弟相爲服才言娣姒婦早已有報在內何須贅以報耶賈氏公彥說是矣緦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不云報亦其證也

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注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據疏攷之注文本如是今本因有兩族祖父者句而奪十四字此宜補正者也抑疑族父母亦當有注云族父母者父之從祖昆弟之親也十三字在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句下而寫者奪之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報從祖父母報注當云從祖祖父母者祖父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者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今本亦奪落不完疏強爲之說非也小功章從祖昆弟注云父之從父昆

弟之子然則緦麻章族昆弟亦當有注云父之從祖昆弟之子

緦麻章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疏云以名服者用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

玉裁按外親之服從母爲母之姊妹是宜服母姊妹之子則當在無施服之內而何以服緦以名服也何名乎從母昆弟也有從父昆弟爲世父叔父之子也有從母昆弟爲母姊妹之子也母姊妹有從母之名爲母之名尊故加於凡外親而小功從母之子有從母昆弟之名爲昆弟之名親故同於凡外親而緦父族有與我昆弟者母族亦有與我昆弟者雖異姓而儕昆弟猶異姓而儕祖父母異姓而儕母也姑之子舅之子注家以外兄

弟內兄弟釋之而不得有昆弟之名有從母而後有從
母昆弟猶有世父叔父而後有從父昆弟也舅之子何
以不偁昆弟也舅無父名故其子無昆弟名也姑之子
何以不偁昆弟也姑無母名故其子無昆弟名也舅何
以不得偁父也父必同姓舅非同姓也姑何以不得偁
母也母必異姓姑非異姓也天下有名昆弟而無服者
乎以名服者服昆弟之名非曰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
也兩相爲服猶昆弟然不得云報也母報其小功子則
相爲服而非從服也
適與引馬季長注云以從母有母名故其子有昆弟名

此勝買疏遠矣昆弟乃至親之名外親而稱昆弟惟此
而已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曰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程氏易田極言外祖父母當爲從祖祖父母說云前小功章逕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夫爲之小功者也據疏之文氣是從祖非外祖玉裁竊以爲不然凡云諸者皆非一之詞經云諸祖父母故注舉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兩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兼舉內親外親固有此例如傳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是也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等兄

弟皆兼內外親言謂鄭以從祖祖父母關從祖父母以外祖父母關從母則可必謂外祖系從祖之誤恐不其然假令注作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則經當云諸祖父母諸父母立文殊非況謂從祖祖父母爲諸祖父母謂從祖父母爲諸父母亦尙非文體不嫌於關族祖父母族父母在內乎程氏又云據傳外親之服皆緦爲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當服緦若夫服緦則夫之從母以名加者妻亦當從服緦耶今按程此說未是服問曰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然

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服固不可易男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旣以尊加名加列正服矣妻降一等緦麻何爲其不可也且如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亦是以旁尊加而期服其妻亦降一等大功何不云以加而期服者其妻不必大功耶且女君之黨妾猶服之見雜記公妾大夫之妾得爲其父母遂公子厭於君不服其外祖父母從母公子之妻則從無服而有服是不可以因經無爲夫之祖父母從母明文而於喪服服問之注槩不信也男子爲祖父母世叔父母期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大功男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婦人爲

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夫之父族母族並重而又分等差之理也如謂妻於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無服是有夫之父族而無夫之母族也夫之母族三母之父母也母之昆弟也母之女昆弟也夫於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故從服緦夫於母之昆弟緦故妻無服程氏又云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据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爲從字之譌無疑矣今按此亦不然疏方以夫之諸祖父母見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大功章皆爲夫之族親何嘗專蒙夫之諸祖父母一

條耶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從母皆夫小功妻緦麻是謂降一等也記文校經文尤責若夫所爲緦麻者則妻降一等固無服矣涵泳全經注疏本無譌字程氏書至精此其千慮之一失也又按鄭君注云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此鄭以外祖父母正或說曾祖父母之非云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者見經小功章云曾孫之婦無服者以爲庶孫婦緦麻見緦麻章決之孫婦緦則曾孫婦無服可知鄭注極明唐初本譌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而賈氏因誤附

曾甚爲不通程氏又曰外孫爲外祖父母小功外祖父母爲外孫緦麻不報以小功今外孫婦爲夫之外祖父母緦麻外祖父母報以緦麻與報其外孫者不別恐無此服例今按程說又不然外祖父母以尊不報外孫小功至於外孫之婦恩甚輕爲我緦麻則已過矣我置之無服非情也是其勢不得不與外孫同服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且如世母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期是亦不得不報者也

按謂曾祖父母在焉者馬融說也外祖父母作從祖父母唐人已有改竄鄭注如此者通典卷九十二爲

夫之諸祖父母報下所引鄭注多杜氏增改之禮其

云從祖祖父母卽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卽父之堂

兄弟也早與程氏所疑者正合其云曾祖父母正服

小功妻從服緦麻早與今本舛誤同葢因馬注云曾

祖正小功故妻服緦或用此改鄭注耳

瑤田按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

爲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

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

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

氏之細

瑤田發明賈疏似未錯誤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
上文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
功章據此則見兩章中並指夫之族親不及夫之外
親賈又云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據此則
夫之此兩種族親不在妻降一等之內賈又云今言
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類據此是
賈氏統按經傳小功章中尚有夫之所爲兄弟服者
曰從母丈夫婦人報一條不見緦麻章中載其妻降
一等服故特指而言之凡此皆相報之服所謂兄弟
服也若外孫服外祖小功外祖服外孫緦麻此雖小

功以下而不得謂之兄弟服瑶田今春細攷兄弟服

之義然後服鄭氏注所謂兄弟猶言族親一語爲精

義賈疏所以釋之云非小功以下猶族親所容廣也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服說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之服不見於經據馬季長云服緦不報按緦麻三月得爲齊衰三月之從服如族曾祖父母服緦於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殺也然傳曰曾祖父母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記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然則小功緦麻皆兄弟之服豈天不敢以兄弟服服至尊妻乃敢以兄弟服服夫之至尊乎故婦人此服不見經宜不服而不敢以兄弟之服輕至尊也夫爲曾孫緦麻婦人亦無從服上治下治一也

昆弟之子婦服攷

爲昆弟之子之妻之服不見於經竊謂昆弟之子猶子也然則昆弟之子之妻猶子婦也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婦亦小功明矣緦麻章云夫之諸祖父母報諸祖父母者鄭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也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舉外祖父母可以關從母皆夫小功而妻緦麻記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也爲夫之從祖父母緦麻而從祖父母爲從父昆弟之子婦亦緦麻所謂報也爲從父昆弟之子婦緦麻則爲昆弟之子婦小功明矣從父昆弟之子婦報昆弟之子

婦大功不報者報之則重於已子婦也從父昆弟之子婦不報則又無服而非禮意也是以報也

總衰章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

唐石經以下皆作小功之繐文理不可通據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洪本是小功之縷葢以者用也小功布十升若十一升十升當八百縷成布十一升當八百八十縷成布今治其縷麤細如此布之縷而衹用三百六十縷成布則縷細而布稀疏猶用十五升布之縷之半爲縷六百成緦錫二布亦是縷細布稀疏其理一也賈氏作疏時已作小功之繐於此見古經籍一有誤字後遂莫能改正吁可懼也檀弓注曰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此鄭以喪服傳作注固尚可據

又按疏云傳問者正問緦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
荅云小功之緦也若然小功緦知據緦麤細非升數
者云云作疏時傳文並不誤賈疏亦並不誤今本疏
經轉寫作故荅云小功之繐也若然小功繐因誣賈
據誤爲疏甚矣讀書之貴詳審也

與阮芸臺書

日前捧讀尊大人行狀得以詳知老成人嘉言懿行兼之敘述井井情文藹然可以教孝敬服之至顧有芻蕘一得爲執事言之者世父二字惟見於儀禮而他經不見凡言世父猶世子世室世國世爵之云於此見卿大夫之宗法焉謂嫡子世世爲之者也小宗則亦一世之嫡也舉嫡可以該仲舉叔可以該季故經曰世叔父蓋設爲其父居仲舉世父以見其有兄舉叔父以見其有弟今人作文字但當循伯父叔父之稱可曰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斷不可曰大世父二世父三世父譬如世

子之弟斷不可云二世子三世子也況狀中大世父者出於異姓尤不當以世稱之此芻蕘之說一也母之父曰外祖父母之兄弟曰舅曰舅氏此禮經一定之辭曰舅祖者古絕無此稱狀中云江橙里舅祖若橙里係尊大人之舅則當依詩曰舅氏自執事言之可曰太舅見後漢書也凡里俗言舅父舅母皆不通之稱舅不可以稱父古者異姓無呼父者惟外祖父呼之爲其爲母之父也猶父之父呼祖父也舅之妻不可稱母但曰舅之妻而已俗稱舅妗亦可行古者異姓稱母者惟外祖母爲其爲母之母爲猶父之母呼祖母也惟從母爲其爲

母之姊妹也猶父之昆弟呼從父也若舅祖舅父舅母姑父姑母則里俗云然而不可施於文今俗有姑夫稱姑父者是異姓而父之也有稱姑爲姑母者是同姓而母之也有從母之夫稱姨父者是因從母有母名而遂父其夫也古有因稱父而母其妻者無因稱母而父其夫者此芻蕘之說二也宋以前少爲已之父母作文者惟瀧岡阡表始著近人則多爲父母作文而曰行述或但曰述　本朝諸君子皆然無曰行狀者前明如歸震川集有先妣事略瞿文懿集有先考行實皆不曰行狀所以然者古者行狀皆名人爲之其式多以曾祖父某

祖父某父某排列於首幅其用則以申諸史館因以上聞議謚文苑英華所載是也故韓昌黎集以表與狀與行狀三者類聚爲一非名人不可爲之也所以非名人不可爲之者以蓄道德而能文章其言乃可信也故人子所自爲但可云述而已有述以質於名人而採其言爲之行狀則可以申史館書之國史可以更請名人據狀作志銘以納於廟以藏於墓此其義古今略同而各家非無爲父母作行狀者如元之郝文忠公是也要也可謂甚合執事本文忠者也此芻蕘之說三也玉裁昔年深究古文辭之旨惟端臨知我耳不旣

梁曰薌其 戊辰閏五月十日

其各本作萁此沿唐石經之誤也注曰其辭也辭謂語助與詩毛傳薄辭也思辭也忌辭也近辭也皆同釋文曰其字又作萁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時也按王本亦作其改讀爲期訓時鄭意則讀如姬如何居音姬彼其之子音記也正義云梁曰薌其者梁謂白梁黃梁其語助也孔本亦作其甚明蓋禮家以其字足句古行禮時讀文如此唐石經乃誤爲萁从艸之萁乃訓豆莖渠之切未聞他用陸氏時已有此誤本而陸氏不能正其是非合併之曰同音姬蓋其疏也近刻釋文乃改之曰萁

字又作箕於是古經作亓其者早知之矣其可以訓助語箕不可以訓助語

月令天子親載耒耜經注考丁卯

月令天子親載耒各本耒之下有耜字按注云耒耕之上曲也耕各本作耜黃主政丕烈有蜀大字殘本獨作耕作耕是也說文耤者耕也耕者犂也耒者手耕曲木也又曰枱者說文耜如此耒耑也耜以金爲之錔於耒耑耒乃耜之柄以曲木爲之考工記言其狀甚悉京房曰耜耒下耓也耒耜上句木也耒耜古分言之者如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是也蓋總之曰犂曰耕分之則金爲耜柄爲耒故曰耕之曲木於總中別言之也即依俗本作耜之曲木亦是舉其金以言其柄此處鄭注但言耒不言

耜爲何物至季冬修耒耜注乃云耜者耒之金也與此注耒者耜之曲木也正相資而備孟春不釋耜以經不言耜也季冬經言耒耜注釋耜不釋耒以耒巳釋於孟春也然則此經文作親載耒無耜字確然矣正義一言置此耒器一言王旣親載耒器一言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閒一言故不近耒器也亦可見孔本無耜今疏中或有耜者妄人增之耳然則此經何以不言耜曰言耒可以包耜下文三推五推九推所推者耒也故經重耒此時人耕非牛耕故考工記二耜爲耦周語王耕一墢注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許注耒曰手

耕曲木是也潘岳耤田賦曰洪縻在手三推而舍縻牛轡也是為在晉言晉而不可以言月令

二京賦介馭閒以剡耜李注引禮記亦作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其衍耜倒之與今同矣賦言耜不言耒者記文以耒該耜賦文以耜該耒也故司馬彪輿服志注引此注曰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實御之右亦但云以耒　又記

月令參保介御之閒經注考 丁卯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之于參保介御之閒今各本自唐石經以下皆作參保介之御閒御之二字誤倒攷注云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按參保爲三字爲一人曰參乘亦曰車右御爲一人天子在左御者在中參保介在右鄭云置耒於車右與御之閒正義一言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閒一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一言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閒是注疏皆作之閒明甚而涇作

之閑亦甚明確矣若作之御閑何以解乎正義云保介
御皆曰參乘以參保介御四字一連其作之閑何疑
周頌鄭箋作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閑
亦誤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

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 三月二十三日

按釋文云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避君之親黨在陸氏時已有此二本前本多退字後本多避君之親黨五字今本多同陸氏前本衍退字甚不可通而又同後本有避君之親黨也六字蓋合和二本爲之正義本同後本無退字是矣而亦有避君之親黨五字其云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爲喻言臣侍君

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此以旁側訓黨
深得注意而其下又云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
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
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此爲避君之親黨
作疏謂親黨指人而言與前黨訓旁側大乖異乃淺人
不解黨字者所增竄也按云黨鄉之細者此黨字本義
也云謂旁側也此黨字引伸之義也黨旁側於鄉故凡
旁側皆得謂之黨引而去君之黨者謂引而去在君之
旁側也侍坐必退席如遠近閒三席席閒函丈之謂不
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謂相距不能至丈亦必引而去

在君之旁側不敢正對君如黨之附於鄉不敢與鄉敵也古經傳黨字多有訓所者如公羊傳文十三年往黨注黨所也左傳哀五年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注黨所也戰國策歸於何黨矣亦謂何所也此注黨爲旁側意略相近去猶居居君旁側也與親黨之義絕不相涉而正義於訓爲旁側之下出離君之親黨之下一義恐是淺人於注添五字而於正義增此一節與上不貫恐非孔氏舊文禮器父黨無容亦謂父母之側不爲容貌耳而孔氏亦以父之族黨解之皆誤會也釋文亦不能別黑白而定一是所舉二本皆有誤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帶以終喪　箭笄帶終喪三年丁卯

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無帶字今依注疏補正注曰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據注是經有帶字在惡笄之下孔氏正義曰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是孔本亦必作惡笄帶矣而其下乃云故云惡笄以終喪其標起止云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是石經以後寫者刪經因併刪疏也儀禮喪服經云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

終喪士虞禮說首絰不說帶疏引喪服小記齊衰帶惡
笄以終喪賈氏所執之經帶在惡笄之上似有不同而
有帶則同今本失帶字者唐石經爲之也
喪服小記箭笄帶終喪三年注云亦於喪所以自卷持
者有除無變亦者亦齊衰惡笄帶以終喪也此箭笄下
亦必有帶字可知矣而孔正義云前云惡笄以終喪此
云箭笄終喪三年蓋亦自唐石經奪帶字以後淺人併
經疏刪帶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

經之不明由失其義理義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訓或失其音讀三者失而義理能得未之有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之故訓見於爾雅釋訓曰明明斤斤察也察者宜著之謂鄭康成氏曰明明德者謂顯明其至德也凡言顯明者皆謂明之至其字古文作㬎說文曰㬎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會意重言明者其德自小至於大自內至於外自微至於著自近至於遠自爾室屋漏至於家國天下下文云明明德於天下謂大明極於天下即書之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也非重言明不足形容其積累之盛其文見詩者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云明明察也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曰在公明明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書者曰明明揚仄陋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察訓皆同非有二也明明揚仄陋者謂明明舉人雖疏遠隱匿無遺也傳云明明舉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氏正義所據譌作明舉明人而曲爲之說謂經揚當在二明之閒甚爲疏繆而其釋大學明明德曰謂身有明德

而更章顯之析爲明其明德與鄭注絕不合爲後儒讀經錯繆之始古經籍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類卽僞尚書曰明明我祖曰厥后惟明明曰惟明明后亦無異讀魯頌在公明明箋云言時臣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引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則鄭以明明德釋詩之明明引記以證巳所謂明明德義甚顯白定本集注本皆作但議明德也無上明字巳爲不古至孔本作但明義明德妄增義字令下引大學不相貫由淺人不解明明之語妄爲增竄耳左傳之釋明德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也論語兩言崇德卽所謂明明德也朱子云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語近佛氏本來面目之云特以理字易心字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耳復初之云始見於莊子大學言充積非言復初也失古經句度故訓以私定之句度故訓釋經非大學之恉也至於程子之讀親民爲新民則又失其音讀者也漢儒有改讀經字者而大學之道在親民不得援此例人與人患隔而不親親民之事必兼富之教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責以仁者卽大學一篇言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曰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豈偏言教化耶失其音讀而爲政之次第失矣尙何至善之可求耶近儒如王文成亦言不當讀新矣往者東原師作大學補注爲子言開宗二句之義而其書未得見因述以詒後之人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釋 庚午三月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鄭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按凡言讀爲者易其字與言讀如擬其音不同說文心部慊者疑也是許叔重謂慊即今嫌疑字鄭意慊即歉徐仙民音苦簟反是也漢人歉嗛慊三字義略同凡云之言者皆以轉注假借達其義謂此慊字當以厭爲言厭釋文不爲音葢讀於豔切自厭倨也正義釋厭爲安靜讀同毛詩小戎湛露之厭厭於經義甚隔朱子讀慊苦叶切云快也足也似於經義亦未協古書

雖多以慊爲慝者而此則非也經云毋自欺何者爲自欺人各有炯然不昧處惡惡如惡臭然好善如好色然自覺未能無此惡自覺未能有此善耿耿自恨於中而人所不知此之謂自歉也此所謂獨也自欺云者自欺其所自歉雖自恨未能有未能無而不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毋自欺者慎其所獨知而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自歉爲自欺不自欺之根工夫全在慎獨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蹴爾之簞食豆羹皆有羞惡不受之心謹守此心卽是慎獨不守此心卽是自欺下文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

不慎獨而自欺者也及於厭然揜其不善著其善則其自歉之心未嘗無而自欺者終不能欺人君子惕於十目所見十手所指而慎獨以充之則意誠而馴至於心廣體胖不自欺而人亦共見一反一正皆以申明如惡惡臭以下四句鄭既云謙讀爲慊矣而又云慊之言厭也者正恐人讀爲行有不慊於心之慊同愿而以此足之漢人慊謙歉通用子夏易傳用慊爲謙大學之篇用謙爲慊惟歉字漢人少用謙慊即歉也慊者口有所銜也人有不自得於心正如口有所銜未下於嗌乃不快不足之反而心廣體胖乃是快足之境章句所云以自

快足於已似須侵章末語氣聖賢憤樂參半而憤多樂

少用功全在憤處